

楔子

“这个手术，我不能亲手为你做，”医学博士程庆的声音很轻，却在空气里引发了炽热的震响，“但我会一直监看，我会一直在，会陪你走完这个有风险但值得的历程。你会彻底改变，你会重生。”

“学长，我懂。”斜躺在手术椅上的女子面色苍白，脸上却挂着温暖的笑容。无影灯自上而下，划出一圈柔和的光晕。

“有你，有朋友们，我才感觉到，我谭一青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”她微微屈伸了一下右臂，手腕处，是痊愈不久的伤口。

程庆不忍再看那疤痕，那是几个月前她的又一次决绝留下的——那一次，她在浴缸里割腕，她再一次被救活了，她身体上的伤痕痊愈了，但是……

“我知道，在你们眼里，我一定很傻，”谭一青的眼角泛出泪光，“我又让你们担心了。现在好了，我要把自己交出去了，交给这个神奇的手术了。”

是时候了，程庆想，是时候彻底清除掉她灵魂里的伤痕，让她从此有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生了。

“学妹，虽然之前已走流程，但是我们还要再做最后一次确认，向你重复一遍手术的注意事项。”

“好的，程庆学长。”

“你是作为志愿者，而不是普通患者，自愿尝试这项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手术。对手术的功能和试验性质，你完全知情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手术将在你的脑部进行。如果成功，你将摆脱……摆脱掉现在这种沉重的痛苦，代价是，你的记忆会随之丢失一些，丢失一些对你而言可能很重要的事情……你，对这种情况完全知情并接受？”谭一青含笑道：“我的痛苦，不就是那些事情吗？学长，我接受，我要……要丢掉那些了。”

她的咽喉在颤动，程庆知道，那是哽咽，是无数伤心过往在此刻的回响。

“学妹，现在我再重复一点最重要的一点——关于手术的风险。如果手术失败，你可能会面临死亡，或者更糟——用比较通俗的话说，你的脑子会和身体脱节，你可能会变成一具……嗯，总之，是一个你绝对不会喜欢的样子。请原谅我用这种说法，但这不是危言耸听。现在，你仍然可以反悔。”

谭一青微微摇头：“不会反悔了。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害怕任何一种死亡，不管是肉体的，还是灵魂的。”

“那么，请你重复一下这项手术的学名，以确认你完全知情。”

“修脑术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”程庆长嘘了一口气。

“修脑术，一个多有气质的医学名词呀，”谭一青喃喃道，“我真的准备好了。”

“手术马上开始，我该离开了。”

“等一等，还有一件事情。”

程庆回过头来：“学妹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”

“不需要再考虑什么，”谭一青说，“我是想，在最后的时刻，和他告个别。”

她终究会这样，程庆想，这在预料之内，无须解释。他掏出手机，翻至一张照片。

那是一张男子的照片。

谭一青定睛看了一会儿，笑道：“丁学松呀，这一次，就真的要跟你告别了，从此，我的世界里不再有你了。”她笑着，含着泪，将手机交还给程庆。

照片上，那个叫丁学松的男子，嘴角和眼神流露出自己和谭一青都很熟悉的气息。程庆想，谭一青就要告别这个人了，而自己，却还将他牢记在心。

程庆将手机收起：“学妹，我们对这次的修脑术还是有一定的把握的。它不仅会治好你的……你的病，它还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，相信我。”

在最后时刻，谭一青冲程庆握一握拳头，这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手势。“相信我”三个字萦绕在他的耳畔，但他可以相信自己吗？不久前才有过少数临床案例的修脑术，这一次，会成功吗？

修脑术不仅可以改变谭一青一个人。如果这项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够继续向更高阶段发展，那将实现对人类大脑记忆的全方位操控，到那时，人的经历、见识和性格都可以被重塑。

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，那么，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？

一、误诊 |

1

通过从门诊到住院部的走廊时，丁学松听到痛楚的哭喊声。

这种哭喊在一般人听来是凄厉的，但在丁学松这样的医生听来，却很寻常。医院本就是见惯生离死别的地方。不能说医生、护士麻木没有同情心，只是他们见多了，就觉得寻常了。

人一旦觉得某件事寻常，也就埋下了漠不关心的种子。

但在这个上午，丁学松决定停一下。

顺着走廊的分岔，转过一个大理石柱的拐角，丁学松看到正在哭泣的人。

深褐色的长椅前，有一男一女两个人。中年女子没有坐在椅子上，而是瘫坐在椅前的地上，年轻的男子从旁边伸手拉搀。哭声是中年女子发出的。

丁学松没有很快走近他们，却被眼尖的中年女子一眼看到。她马上改变了瘫坐在地的绵软姿态，挣脱了年轻男子的搀扶，半走半爬到丁学松面前，扑通跪下：“大夫，求求您，救救我儿子吧……”然后再次恸哭。一旁的年轻男子赶紧走上来，一边呜咽，一边向丁学松说明情况。

凭借多年经验，丁学松很快从对方断断续续、语无伦次的叙述中大致了解了情况：中年女子早年丧偶，独力抚养到十三岁的儿子患有脑膜瘤，原本被安

排在当地的医院接受切除手术，但切开脑颅后，主刀医生却因为肿瘤位置和形状复杂而不敢下手，于是只好重新缝合。中年女子和弟弟（身边的年轻男子）不远千里，慕名来到清淞医院就诊。院方在对患者进行了简单的检查后告知他们，可以手术，也有治愈的希望，但是目前手术床位紧张，主刀医生人手不足，因此需要排队等候，这个等候时间是两个月。

年轻男子说：“大夫，我外甥的脑瘤长得快，刚发现时才核桃那么大，现在已经有馒头那么大，再过两个月，就会长到西瓜那么大，到那时候他就没命了呀！”

中年女子边哭边说：“大夫，我知道咱们医院有个小丁飞刀，是个神医，再难的病，只要他一手术就会好。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，也不知道像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，有没有法子请他帮忙手术。但他和您一定都知道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我儿子只有十三岁，他跟我姓，姓郝，叫郝蕴，我相信他一定会交好运，渡过这个难关的，大夫，求求您……您认识小丁飞刀吗？”

小丁飞刀——一个多么奇怪的称呼，虽然已经被别人这么叫了多年，但此时从患者家属这里听到，丁学松仍觉得有些别扭。这绰号显然是人们对丁学松这个不到四十岁，就在以神经外科为重点，享誉全国的清淞医院取得现在的成就和地位的年轻医生的盛赞。

但他是冷静的，面对悲不自胜的病患家属，平淡应答：“我不认识丁医生，不过医院很多大夫都能做这个手术，可能是病人太多了，所以得排队等待。我记住您的情况了，会想办法的。”

年轻男子说：“太谢谢您了，我叫郝涛，给您留下电话吧，如果有消息，请您赶紧给我打电话呀。”

丁学松转身离开，不再回头，不忍再看中年女子彻底绝望后又重燃希望的神情，也不忍看到郝涛谦卑讨好的模样。这样的神情、模样，他这些年来在病人和病人家属身上没少见，但这个上午，他尤其不忍。

这算是步入中年的心境吗？

小丁飞刀这个美称代表着丁学松在清淞医院的特殊地位，不到四十岁，却在以中老年医生为骨干的神经外科医生群体里被列为权威，这在同行业里是罕见的。丁学松更喜欢将小丁飞刀后面的两个字去掉，只剩下“小丁”，因为有一位老一代的漫画家笔名就叫“小丁”。丁学松喜爱老漫画家“小丁”那些针砭时弊的漫画，并由此想到一种形象的比喻——漫画家手里的画笔，就是针对社会的手术刀。

他是一个握着真正的手术刀的人，却不大愿意面对社会。

他更擅长的是面对病床、面对透视下的脑颅，即便是被切开的脑颅也不打紧。对普通人来说，那当然是触目惊心的血腥场面；对他来讲，那是一个他游刃有余的世界，那其中有着他可以信赖的温情。相较而言，社会却是变幻莫测、难以看清的。

他太成功了，因此更需要谨言慎行，低调做人，注意跟周围人尤其是跟同事、上级间的相处。比如，马上要会面的一位同事、一位主管领导。

他走路，乘电梯，目的地是一间离病房不远的办公室。在那里，清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郭临已经在提前等候。

此时不到十点，窗外阳光明媚，光线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丁学松刚刚走过的医院大门一带。一个穿警服的人走出门来，钻进路边一辆挂警号车牌的吉普车，负责开车的人没有马上发动车子，问道：“朱队，怎么样，顺利吗？”

被称为“朱队”的朱警官慢腾腾地点点头：“顺利，看个病算什么，分分钟搞定。”

开车的同事偏过头道：“你真有那么严重的病呀？不像啊！”

朱警官恼怒道：“你什么意思呀！谁会拿自己的身体，尤其是脑子开玩笑呀！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看着没啥，那是因为咱们当警察的，临危不惧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……”

同事吐吐舌头：“好吧好吧，不该拿这事儿跟你逗闷子，我也就是知道您这病虽然严重，但……不致命，所以调侃一下。看来挨一刀你是免不了啦，别人替不了。”

朱警官将车窗摇下，探出头去，望着院内矗立的医院大楼，既像在跟同伴说话，又像自言自语：“看那个楼上，不知多少人在挨一刀呢，在楼外，还有好多人想挨挨不上呢！”

朱警官和同事启动车子离去了。此时，在医院大楼里，丁学松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：“郭主任，您找我？”

清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郭临比丁学松大十几岁，看上去却像他的同龄人，黑发和圆脸掩盖了实际年龄，大框的黑边眼镜和自然的笑容，让丁学松觉得他是个让人舒服的人。不过，处处让人舒服，就又有一种隐隐的、让人说不出来的不舒服。

“丁小刀，看气色，昨晚休息得不错呀。”只有郭临把小丁飞刀简称为丁小刀。

“郭主任，别逗了，我哪有什么气色可言呀？”

郭临眨了几下眼睛，透出一丝顽皮：“怎么，觉得是时候结束孤枕难眠的日子啦？虽然你好像不是太难眠。”

丁学松也拿出一点儿顽皮：“您怎么知道我还是孤枕呢？”

“好吧好吧，就不八卦了。有正事儿。”郭临从抽屉里取出几张底片，递给丁学松。

丁学松粗略看了一眼，是核磁共振的脑部底片，正面、侧面均有。多年的实战经验让丁学松的眼睛像是有了过滤功能，他马上找到重点，用手指轻弹一下底片上的某个位置：“是这里吧？”

郭临点点头：“没错，这对你丁小刀来说太简单了，是脑膜瘤。幸运的是，病人很早就有了反应，检查得早，发现得早。”

丁学松说：“那您这是在考我喽？找我确认一下？”

“笑话，谁敢考你呀？找你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下手术的事情。”

2

在丁学松来以前，郭临已经担任清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多年，他是清淞医院神经外科的中生代领军者，一度被称为“清淞第一刀”，且被众人看作副院长、院长的接班人，可就在所有人都认定清淞医院今后的几十年都该是郭临的天下时，青年才俊丁学松异军突起。丁学松师从老一辈神经外科专家，但在早年初入行时，郭临对他的指导、提拔也不可讳言。只是郭临也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会进步得那样快，后来竟使得自己从当年的“清淞第一刀”，逐渐变成“小丁飞刀那个科的主任”。同为医生，郭临对此不可能没想法，但这没有影响他对丁学松的态度。虽然两人关系微妙，但总的来讲，丁学松打心底里肯定这位郭主任，觉得他这样的做人境界也算可以了。

丁学松此时纳闷儿的是眼前这个病例。从底片上来看，病灶简单，虽然不能用伽玛刀等方法解决，还得动手术刀，但这在清淞医院只是个简单手术，普通医生都能轻松完成。郭临找他“商量”，不知有何用意。

郭临不再绕弯子：“这一次，能不能请你亲自操刀？”

郭临开了口，丁学松不会不接受，只是迟疑道：“好的，但是……”

郭临说：“这种手术，你大概好多年没做过了吧。”

这是事实。清淞医院传统悠久，实力雄厚，本就是医界的品牌，这些年来，却常被称为“小丁飞刀那个医院”。丁学松已经很少做普通手术了，只有重大、复杂的手术才会由他接手，一般的都是从旁指导、建议。

郭临说：“其实也没啥复杂原因，就是医院的一个关系户，人家指名要你小

丁飞刀出马。”

病人到清淞医院来，谁不希望由小丁飞刀主刀？可小丁飞刀只有一个。清淞医院这样的医院，在全国一共没几所，每天不知有多少病人千里迢迢赶来。病人们不懂，总希望自己的病是由最好的医生动手术，但其实以医院现在的水平，医生们对这种一般性的手术都能胜任。

想起刚才在走廊长椅前碰到的那一对姐弟，丁学松鼻腔中不禁泛出一丝酸楚。

他不愿拖泥带水，应道：“好，不必多说了，您决定了，我就准备手术。”

郭临说：“不妨事，说清楚些也没事儿，这个关系户，是个警察。”

“警察？”

“对，区分局的。”

丁学松明白了一大半，公安局跟清淞医院是近邻，在各类事务上互有照应。三年前，丁学松还为一个头部受伤的警员亲自操刀，当时他生命垂危，因此手术痊愈后又让小丁飞刀的名声在警界传播开来。人家现在指名让他做手术，不足为奇。

郭临说：“那个警察说，想请你看看他脑子里有什么秘密。”

郭临是开玩笑，但在那一瞬，丁学松莫名地打了个寒战。

不知为何，丁学松最近多了些从前不会有的敏感，为了掩饰，他笑道：“您干脆让我给他换一个脑子得了。”

郭临说：“这个可难了，这年头，什么都换得快，就是脑子最难换。”

两人轻松谈笑。之后丁学松稍稍严肃一些：“郭主任，这个手术没问题，但我想提点个人条件。”

郭临以为丁学松还在开玩笑，说：“别扯了，你，我还不了解？能有什么条件？别拿大哥开涮。”

“真有。”丁学松将刚才郝涛留下的电话，以及病人郝蕴的病历号快速写在

便笺上，“这个病人，您看看有没有办法给早点儿安排手术，谁做都行，只要能早点儿。”

“你的亲戚，还是同学？”

“不认识，刚才在走廊里碰到的。”

郭临用食指和中指轻推眼镜：“丁小刀呀，这么多年下来，你还真没丢了那份初心。可你也知道，病人都是排队的，他一靠前，别人就靠后了，除非……除非是领导、关系户。”

丁学松说：“要是天下所有人都是领导就好了。这个病人就算作我的关系户吧。”

郭临有些感动：“好，好，我来安排……不过，我交代的这个警察病人，你也不能耽搁。”

丁学松很快见到了病人，就是那个乘着吉普车来过医院的朱警官。

在丁学松眼里，朱警官是个有些精神不振的中年人，鬓角有一点儿卷曲，加上没穿警服，让人完全看不出来是个警察。丁学松想，他可能也是受了疾病的煎熬。

朱警官像看穿了他的心思，说：“好多人都说我不像个警察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……”丁学松算不上擅言辞的人，加上他最近心情和身体上都莫名增加了许多敏感，此刻就更有些言语迟缓。

朱警官说：“说我不像个警察，算是夸奖了。多数时候，我也不穿警服，穿便衣。警察这行当，其实要细分，有的人得有个警察的样子，甚至有几分威严。像我这样的，越不像才越好。”

说话间，朱警官仍然懒洋洋的。丁学松心下明了，这是个要慎重对待的病人，应道：“您肯定是个很好的警察，还很乐观，这次治疗……一定没问题的。”

朱警官说：“哪里！病这个东西，可真不分你是不是好警察。就算我能抓住

一百个贼，也躲不过一场病呀。不过看到您，我就踏实了，可能您比我还像警察。”

丁学松愣了一下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
“我是指您的雅号，小丁飞刀。”朱警官咧嘴笑了一下，“听上去与其说是医生，不如说更像是道上的。”

这时候，丁学松已经觉得跟这个警察打起交道来很轻松了。这个人一直两眼惺忪，有时会笑一下，再缓缓地敛起笑容。丁学松有些庆幸，这样的病人是治疗上障碍最少的一种，他从大牛皮纸袋里抽出核磁共振的底片，一边看，一边问：“什么时候发现的？”

朱警官说：“一个月前，总头晕，也没当回事儿。半个多月前的一天，从地上一站起来，一下子就瞎了，眼前一片漆黑。开始我以为是眼睛的问题，一查，原来是脑子。以前老开玩笑说谁脑子进水了，没承想这下真进了。”

丁学松敲打了一下底片：“在这里，瘤子不大，就是有点儿压迫神经。失明也是假性的，但这个东西一直在长，长大了就不好说了。您懂的。”

“哈哈，您懂的……您还真是个有点儿幽默感的医生。我们分局领导还是关心我，说一定得让您小丁飞刀出马，有了您，就什么都不怕了……”

丁学松一边擎着底片，一边面对病人，冷不丁脱口而出：“不对。”

朱警官仍然松松垮垮的：“有什么不对的？”

丁学松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没什么，想起一个以前的病例。”

朱警官走后，丁学松又仔细看了看底片，随后拨通内线电话，找到负责朱警官前期诊断的主治医生。

对方赶紧问：“丁教授有什么指示？”丁学松说：“指示没有，只问问病人朱警官的检查情况：在核磁共振后，有没有给他做穿刺取样，确定脑膜瘤是良性还是恶性？”年轻医生小心翼翼地答道：“没做穿刺，因为从影像检查和其他方面都可以判断，这个肿瘤为恶性的概率极低。所以决定不做穿刺，避免病人

在术前遭到更多损伤。”丁学松一边听，一边喃喃道：“好，好……”

对方不明就里，直接追问有什么不妥之处。丁学松说：“没有，没有……”

放下电话，丁学松又拿着那张普通医生都能一眼看明白的底片，仔细端详。他的眼睛盯着底片，脑海里涌现的，是朱警官那张懒散的面孔。

他犹豫着，但又不能确定自己犹豫的是什么。

3

通常，在病人接受手术之前，院方要和病人家属进行术前谈话，由家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。这种谈话一般由从前期检查开始就负责这位病人的主治医生进行，而不是丁学松这样的主刀医生出面。

但是这一次，丁学松本人出面了。

病人这方面也不寻常，术前来谈签字的，不是他的妻子之类的家属，而是朱警官本人。

这种情况在医院倒也不算特别罕见。丁学松也只是出于对这个朱警官的兴趣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您的太太没有来？”

“她呀，最近不在家，外出了。”朱警官眯着眼睛，仍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。

对方像不愿多谈个人隐私。丁学松却得尽责，小心陈述：“开颅手术对一个病人，乃至一个家庭来讲，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按道理必须经过家属同意。您……有儿女吗？”有此一问也是例行公事，既然没有家属来，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果然，朱警官答道：“我没有孩子，当初就没想要，后来倒是有点儿想要，但要不出来了，弄成了一辈子丁克。啊，忘了您也姓丁，我不是说您。丁教授，其实这些我都懂，但现在我情况特殊，确实没有家属。局里已经为我雇了护工，

可以在手术后照料我。我们领导、同事要来，我也没让，毕竟他们算不得什么正经家属呀。您就把我本人当家属吧，我自己签字。有什么说什么吧。”

在这种情形下，医院一般不会轻易手术，因为假如术前或者术后出现问题，病人那边无人能够配合解决。但朱警官本就是特殊的病人，还有他背后——公安局这个单位，算个保证。因此站在院方的立场，也就接受了这个建议。

接下来谈到手术风险。医院一般都会将丑话说在前面，为降低自身风险，他们难免会将各种危险讲得有些夸张。之所以要跟家属谈，原因之一是病人本人一般很难承受这种压力，为此，医院有时甚至还需要向病人隐瞒病情。家属也常常会闻之色变，难以接受，甚至会改主意放弃手术。现在直接面对病人，丁学松尽量用词委婉，但该说的话都说到了。

朱警官仍是精神不振的样子，像在谈论一个引不起他兴趣的话题：“知道了，没问题，就这么办吧。”

丁学松对这个警察好感渐增，但另一个内心隐藏的想法在他身体里猛然抽动了一下，让他有些凝重。

“喂喂，”朱警官在他对面轻唤一声，“您怎么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好像马上就要在我脸上开刀似的？”

丁学松有些尴尬，说：“见笑了，我们医生有时候不自觉地观察病人，有职业病。”

签字之后，朱警官住回病房。丁学松没再探视。直到术前两天，丁学松才前往病房。已经剃掉头发的朱警官身着淡蓝色病号服，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见到丁学松进来，站起身来：“我一切都好，就等着您下刀了。”

剃成光头后，朱警官显得比原来精神不少。两人交流不多，丁学松只站着说了几句就转身离开了，临走前他说：“一切都会顺利的。”其他宽慰、鼓励，对这个警察而言毫无必要。

但走到病房门口时，他又站住了，转身看着朱警官，说：“您觉得，真有必

要手术吗？”

对于丁学松的询问，朱警官显得有些莫名其妙，没有回答。这个懒洋洋又很会讲话的警察表现极度震惊的方式，可能就是沉默了。

此刻，在丁学松心中，这重病房门被当作两个世界的分界线。一旦开门离开，另一个世界就被牢牢地关上了。现在是捅破窗户纸的最后机会，即便他没有十足把握，但要再不行动，可能一切就晚了。

当然，他还是得跨出这个病房，把沉默站立的朱警官抛在了身后，直接去找主治医生。不待年轻的医生起身，他直接开门见山：“朱警官的手术暂停，明天重新安排核磁共振检查，不，先做X光。”

对方站起来，说：“可以，但这些检查已经……”

丁学松摆手示意对方无须多言，他一向待人和善，少有这样的手势。第二天，剃了光头的朱警官重新接受脑部CT检查。他沉默地按照医生的吩咐躺上病床。同样沉默的丁学松一脸严肃，这使得主治医生、负责操作CT的医生和其他在场者也都严肃起来。但当屏幕上病人脑部断层扫描的影像逐渐清晰起来时，除丁学松之外，盯着屏幕的几人都不由得发出轻声的惊叫：

“啊！怎么会……怎么会这样？”

清淞医院前所未有的低级误诊事故，差点儿就发生在这个寻常的秋天。金黄色的枫叶在住院部外缓缓下坠，和地面上成排的一串红混杂在一起。此刻，院方没人有心思观赏这样的美景，院领导、神经外科负责人和医生护士们都为这次前所未有的纰漏而紧张、后怕。当然，肯定也有人偷偷地幸灾乐祸——这在哪个单位都不可避免。

让院方上下庆幸的是，这起事件可以算是严重纰漏，却不能算作事故，因为它最终没有造成严重后果。最终没有发生的事故，就不是事故，这是高风险的医疗行业里的共识。在最后的时刻，医院的招牌小丁飞刀——丁学松力挽狂澜，是不幸中的万幸。